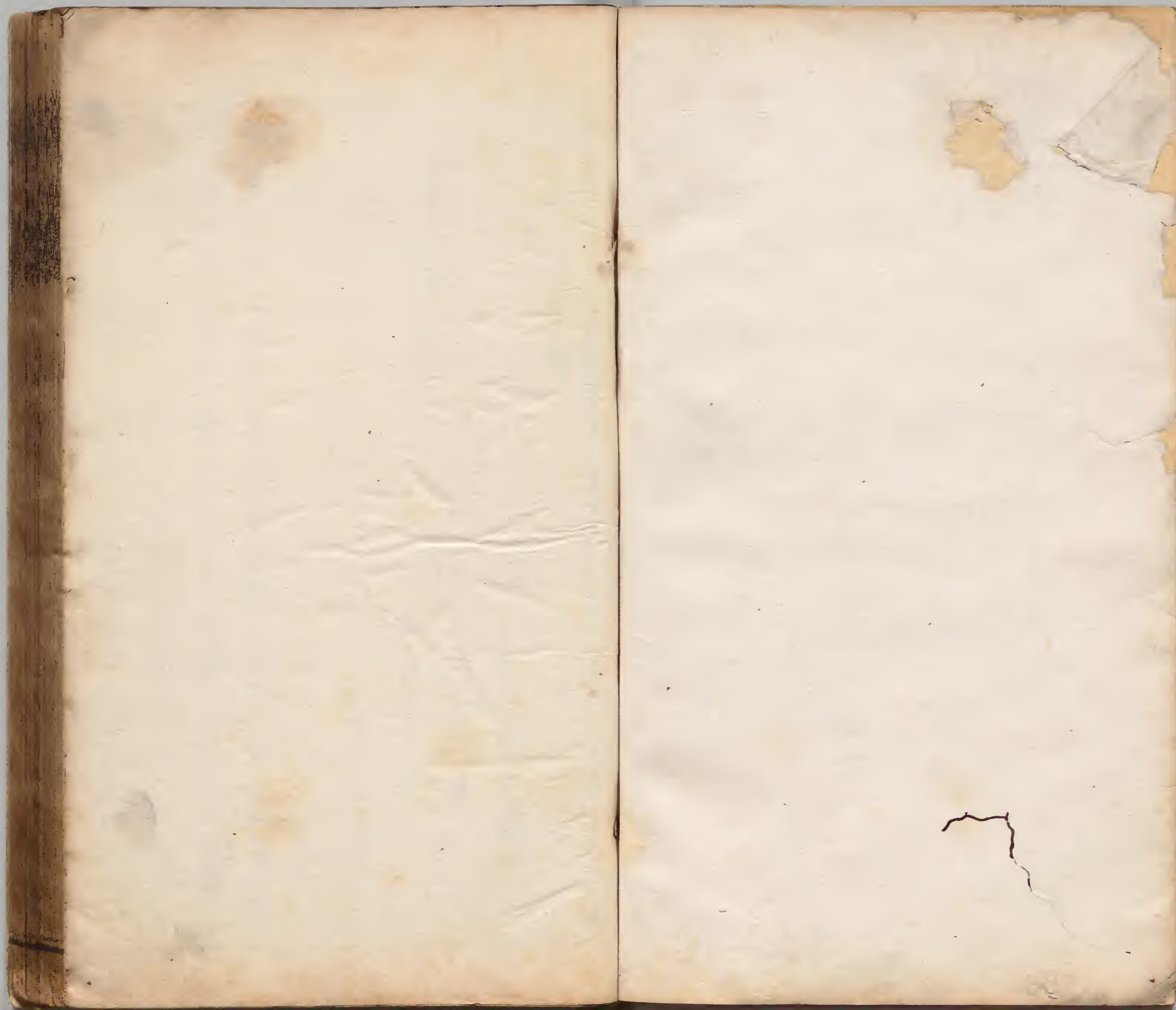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三三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三三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33
冊數	5 ( 2 )
函號	277 96





四書徵上論卷之四

古宣王夢簡簡臣父彙輯

馮汝密向日父

全訂

湯睡菴先生鑒定

友

馮昌年年生父

男王仁浩浩生父叅閱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初微子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亾。傳弟思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潘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焉。一

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嘉生金金父。金父生宰皋夷。宰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在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曰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攻殺孔父而取其妻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取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

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禱

於尼丘之山。生孔子於魯平昌陬邑。而首上巧頂。巧頂言頂上竈也。故孔子頂如

反字。因名曰丘。字仲尼。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

妊十一月生。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

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

龍頰斗唇。冒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巧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脊地足。谷窾雷聲。澤腹脩上。趨下

未僂耳後。面如蒙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

視若管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出闕孔子生三歲。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六歲為兒。嬉嘗陳俎豆。設禮容。十七

歲。魯大夫孟釐音倍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

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其子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

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君名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考父廟中之鼎一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腰畧屈也偃則又加屈矣俯則身至地矣循墻而走亦

莫敢余侮循墻莫侮謂雖讓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續於是粥於

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學禮在昭公二十一年出周公七年十九歲娶宋元音堅官氏二

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蕃蕃息是歲子

鯉生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回之徒皆受學焉出闕里誌二十四歲

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續之五父之衢五父衢在兗州曲阜

西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處蓋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

然後得合葬于防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是少孤也然顏氏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

終母之世不知父葬地者乎且母死而殯于衢路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

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舊志孔子十六歲聖母卒今從歷聘紀年列在此關里舊二十六歲

母喪既祥春年為小祥不計閏三月再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

日而成笙歌出檀弓二十七歲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

見鄉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學在四夷中國之賢人反

不如鄉子故從東昔聞此言今乃信之猶信出左傳昭公二十七年二十九歲聞師襄

善琴往學焉詳見師襄傳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后非也歷聘紀年記此于二十九歲庶幾近之三十歲

齊景公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段百里

也其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出孔子世家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

三十二歲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出說苑

三十四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

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蓽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

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出史記老子傳既辭

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辨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已為

人臣者母以私已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出孔子世家

又訪樂於萇弘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

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

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疆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出孔子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負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

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亾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出家語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銘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熾熾不滅炎炎若何涓不壅流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干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官誰能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夫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家語觀周篇

子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三十五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

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家語六本篇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非諧也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明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於魯出孔子世家四十二歲

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

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夔罔蝮夔一足獸越人謂之山繅也蝮山精好學人步而迷惑人也

水之恠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恠罔象一名沐腫能食人土之恠羴羊羴羊雌雄未成者也

○出孔子世家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當也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

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

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屬湖州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

罔於周為長翟文公十一年齊王今謂之大人孔子時改各大人客曰人

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十倍僬僥則三丈也

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出孔子世家四十四歲在魯時季氏強僭陽

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出孔子世家四十六歲在魯觀於

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有坐之器

坐則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

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

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出家語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日山林。二日川澤。三日丘陵。四日墳衍。五日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公山弗狃。因陽虎為亂。陽虎囚季桓子。桓子召孔子。五十一歲。為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語

初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謗之曰。麇裘而犴。

麇鹿子也。犴刀鞘也。麇裘指子所服。犴指

子所投之無戾。戾過也。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

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漬。漬氏奢侈踰法。當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時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漬。漬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

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出綱五十二歲齊

大夫黎錡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

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

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

以會。遇之禮相見。禮之簡畧者。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

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撿音伐，鼓噪而

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

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侏儒矮小之人為戲而前。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

恐。景公告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返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

日堵三堵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

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孟孫叔孫季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

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上。

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出孔子世家五十五歲。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為之先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

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陳於魯城

南。臯門外。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適衛。王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

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

謂以兵仗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與陽貨人匡所

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親

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乃使從者為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出孔子世家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至蘧伯玉

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

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音

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荅焉上見如字下見音現言我居

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

市過之招搖翺孔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

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

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也子貢以實告孔子

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叛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

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

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蒲在衛西。故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代。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伐其與公。叔同叛者。靈公曰。善。乃不伐蒲。出孔子世家。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琴曲名也。反乎衛。至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出孔子世家。六十歲在陳。夏。桓釐廟災。南宮叔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病。謂其嗣康

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既而反乎蔡。而有問津諸章之語。六十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哀公四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

得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

也。萍水草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適乎陳之野。聞

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

無是乎。出家語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書籍也楚令尹子

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

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出孔子世家

六十四歲在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六歲，夫人元宮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出檀弓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戰於郎，克之。在哀公十二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季康子遂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居魯。出孔子世家孔子至魯，哀公館焉。公自降階。

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出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風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亾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中日中冥

也。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

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亾國之墟。必將有歎焉。君

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出家語然魯終不能用

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以教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出孔子世家六十九歲。子伯魚

卒。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車子微者以為不

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春秋本

孔子因而筆削之。或曰。公羊經止獲麟。則所謂文成麟。至者信矣。而左氏經終孔丘卒。何也。曰。麟王者之瑞也。今出非其時。虛其應。此聖人所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畢

十二公行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此十二公也據魯親周。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曰據魯

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

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名周天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春秋繫王於天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

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

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七日而沒。出檀弓。孔子年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

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

也。善也。不慙也。遺一老也。孔子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母自律。律法也。言母以自爲法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

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塚上。凡

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有子嘗問於曾

子曰。聞喪於夫子乎。士而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

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

子有爲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

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之言



也。南宮敬叔反。南宮適嘗失位去衛後復反。又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之言也。曾子

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

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四寸

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死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為司寇三

日以女樂去。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使二子繼往者欲觀楚之可仕與

否也。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出檀弓上。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

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離宿也。畢星好雨。月陰象離于畢則有雨。昨暮月

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於畢既無雨他日月宿於畢又無雨此何故也。

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遂避師席。出史記。

十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千里。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

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包咸

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朱子曰。

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

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少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馬。恐非

八十家所能給也。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三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者。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出關

里誌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

問知詩之為用大否

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出韓詩外傳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至者極盛而無以復加也。無者至微而不泥於迹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

平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

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栢舟篇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君子習此三

起發其義。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

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

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

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

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

私。以勞天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

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出禮記

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

肥。從欲而懼。出韓子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

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絲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疇。舜

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

有師也。出韓詩外傳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為夫子。

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出關里誌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

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

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

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也，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出檀弓上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

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

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出家語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

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敘。子夏之遺

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

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堙都。

子禽

陳亢字子禽，陳人。子車第，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人謀以殉葬。

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

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

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出檀弓下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

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

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  
 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  
 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  
 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其  
 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出韓詩外傳 魯哀公十二年。吳徵  
 會於衛。吳子在棠。臯使人名衛來會。 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  
 以行。十端為束。以往賂吳。 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  
 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出左傳 齊田常欲

作亂。彈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  
 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子石即公孫龍。 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  
 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  
 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  
 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  
 也。子貢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

驕王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伐魯若魯破則有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

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

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

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故上無

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

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

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

千鈞喻齊加銖兩喻魯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

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

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

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

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

業戎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

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

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

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

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廬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黃池衛地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

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太宰破吳三年。東向而伯。出史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伯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出家語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北辰

爾雅釋天云。北辰謂之北辰。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列星圖云。北辰五星。一名天樞。一名北極。晉志云。北辰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鈎陳後宮也。北

四星曰女御宮。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又北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出度授政也。玉海云。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地包乎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為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還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座。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



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載。如磴之膺。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類考云。先儒皆曰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纏之首。歲紀之始也。非辰居所。為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舍星之長。故長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

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為辰哉

魯頌駟之詩

全篇四章此第四章

駟駟

腹幹肥張貌

壯馬在坳之野

林外謂之坳

薄言駟者有駟有馵

陰白雜毛日駟

形白雜毛日駟

有驪有魚

豪胥曰驪毫在肝而白也二目白日魚似魚二目也

以車祛祛

強健也

邪思馬斯徂

行也

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孟懿子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

昭公十五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侵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

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邊反目侵祥宥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

泉丘人其僚無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

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

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即敬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

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

也出左傳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隣

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

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

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出

子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麇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麇之隨

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共懿子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

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名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豈忍

我子乎出說苑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曾人樊須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

蒯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

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

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出左傳其詳見冉有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孟武伯將圍馬於

成邑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不許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孟孫

邑之民貧困不養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人成備禦嚴固武伯乃

反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於衢聽其弗許成人袒免發喪哭於通衢懼不歸成人懼不

左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以逼成也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簡公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

耳主盟者柴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

則彘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孟氏之臣叛武伯

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始

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子之於臣

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

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出孔後逆公五梧見康子傳中

子游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閑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

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

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

社之禮掃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

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出家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

於觀兩觀也之上。喟然而歎。偃侍曰：夫子何歎？孔子曰：昔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禮制於周公而其子孫犯之則周公之道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禹天子也契天子之祖當與配天之祭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惟此二國可以世守天子之事周公

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雖致太平不過人臣乃與天子同是禘是周公之道衰也

○出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

文子辭曰：子辱與

彌牟文子名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辭其服子游曰：禮也。特為非禮之非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在門東而南近門文子又辭

禮也。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辭其立於臣位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立喪王王之位子辱與彌牟之

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復就喪王之位子游趨而

就客位。門近東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

練冠，待於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暇也，禮無弔人于除喪之後，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

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練吉亦不練凶，廟者神主所在，待而不

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者，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

中。出檀弓上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

喪之踊也。壹常也，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子欲去之，从矣。情在於斯，其是

也夫。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子游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

慮賢者之過於情故立有以故興物者。慮不肖者之不及情故為之與起衰絰之物使之睹

哭踊之節以殺其情 有直情而徑行者。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浸無節制 戎狄之道也。禮道

則不然 中國禮義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音搖 猶斯舞舞斯

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矣。人死斯

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萑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

以飾其體萑翣以飾其棺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

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始死則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裏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有

死者享之乎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出檀弓下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

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珠珞

婦人捨珠珞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出說苑 子游

在聖門寔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

終歌稱至於今吳郡蘇州有子游冢云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春秋考異郵云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

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云狗斗精之所生也 爾雅云犬生三獫音宗 二師一獫

音禰 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獨獫絕有力狔音狔 狔狗也。說文曰狔犬

多毛也獨短喙犬也獫犬喙不止也獫犬人心可使也狔壯犬也

秋赤犬也。呂忱字林云。獺。韓良犬也。狔。宋良犬也。逐虎犬也。清異錄曰。犬曰守門使。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其文五色。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蠶。以狐離盛之。以漿覆之。有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偃王志曰。徐國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銜所棄卵。以歸。孤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蠕唧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鵠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內。今名狗隴。

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云。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卑雅云。馬一歲曰駘。又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騊。八歲曰馱。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周禮曰。馬生於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胆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又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駕五路。故稱龍。七尺以上為騶。諸侯駟。故稱騶。六尺以上為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種馬良馬。可為種者。王路用之。一物。謂以一路相從也。戎馬一物。戎馬。駕戎路者。齊馬一物。齊馬。駕金路者。

道馬一物

道馬駕

田馬一物

田馬駕

駑馬一物

駑馬給官中之役

凡馬特

居四之一

特壯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多也

春祭馬祖

天駟星也

執駒

駒性未定執之無令近牡也

夏祭先牧

始養馬者

頌馬攻特

牡馬蹄齧不可乘用故因夏頌馬而攻鑿其蹄也

秋祭馬社

始乘

者臧僕

簡為馭者令皆善也

冬祭馬步

神為災害馬者

獻馬

獻成馬於王

講馭夫

馭夫馭車從

車使車講講習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

皆有合用之馬

毛馬而頌之

齊其毛色而頌

授飾幣馬

以馬與幣同贈賜者則校人飾之

執朴而從之

馭者執鞭策而從之

馬質禁原

蠶原再也禁再蠶者恐傷馬也

魚豢典畧云神馬者河之精代馬者陰之精

拾遺記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馳五

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行八名

挾翼身有肉翅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乎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比

也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於沙丘繆公曰何

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名伯樂曰敗矣子之

所求馬者色物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

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酒酉也釀之米麴酉醴

而味美也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

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出漢食貨志空桑穢飲醞以稷麥以成醇

醪。酒之始也。烏梅女媧。甜醪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出酒經說

文曰。醪。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醕。薄

酒也。醕。旨酒也。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日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世本云。儀狄始

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

法授酒材。辨五酒之名。一曰泛齊。泛者酒熟而酒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者體

上下一體汁三曰盎齊。盎者成而葱白色四曰緹齊。緹者成而紅赤色五日沈齊

沈者成而滓相得也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酌有事人飲之二曰昔酒。乃熟三曰清

酒。更清于昔辨四飲之物。一曰清。即漿人之醴清也二曰醫。釀粥為三曰

漿。即今之截漿謂米汁相將也四曰醕。即今之薄粥酒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

實八尊。大祭三貳。貳副也。如祭天地宗廟用酒一尊以三尊為副而備之中祭再貳。中祭日月星辰

岳瀆五祀也小祭一貳。小祭風師雨師山林川澤也皆有酌數。祭大則所酌多祭小則所酌少唯齊

酒不貳。五齊之酒特用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樂記云。夫豢豕為

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縱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

酒禮。壹獻之禮。土之饗禮。惟一獻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

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世說云。桓溫有主

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飲

好酒直至臍下。平原有甬縣飲惡酒。停于胸膈之上

食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用六穀。黍稷稻粱。或麥周書曰。黃帝始



黍穀為飯。

師

禮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楊子云。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害不少也。孫卿子曰。師習有四。而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變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莊子逸篇。蒲衣八

歲為舞師。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子張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息。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出家 又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偃偃猶芒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

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庭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出家語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室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出家語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

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出藝文子類聚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出檀弓上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出檀弓上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圍臣曰：南氏生男，則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當不反，復立康子。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於艾陵。齊地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康子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并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春，卒用田賦。出左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越王太子名與，公相得和悅。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康子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康子恐公因越，計吳故懼。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警毀郭重之貌季孫曰：請飲彘也。請使武伯飲罰酒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得免從行之役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飲酒失歡。公與大夫始有惡。出左傳二十七年，康子卒。

周書君陳篇

王若曰君陳王成王君陳臣名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尹正也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

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治也我聞曰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蓋聞周公之訓極至之治其芬芳之氣感通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此人未見聖若不克

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

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凡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眾

共虞度之眾論同則又細繹思之而後行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

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言殷民在刑辟者不可徇人君之意以為生殺予曰宥

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之

而可以止刑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人犯此二者雖小罪亦不可宥爾無忿

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簡別

其修職業者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并于大猷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膺當也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輓輓

吳氏程曰鈎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輳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

曲之其最前鈎衡者為輓而亦通謂之輳輳為曲木以駕牛而聯

於衡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為轅之前鉤。衡轅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桓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軛。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即軛也。轅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韃鞞鞅鞞之屬。故轅軛有不同。李尤車銘曰。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輻彰邪。尊卑是從。軛軛之用信義所同

三統

漢律歷志曰。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蘖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育而成。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于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以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太簇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

八俗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官。

考成

也成仲子之官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於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二嫡既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別立廟以六佾獻於仲子之廟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魯大夫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

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舞詳見前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壅閼故為作舞以宣導

之。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析五絲之有羽舞。

析重翟之羽為之有皇舞。秉五采之羽以象鳳皇來儀有旄舞。持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有干舞。

執干盾而舞有人舞。八舉袖而舞效四夷來王之舞教樂儀行以肆夏。逸詩篇名行於大寢之中趨

以采齊。逸詩篇名趨於朝廷之上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干戚之舞師而舞山川之

祭祀。祭名山大川用之教帔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師而舞四方

之祭祀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野人之學舞者教之

以備鄉遂州一祭祀之舞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無功德可形容也

三家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

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

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竝是桓公

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

已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

雍徹

類考云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周頌雍之詩

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牲也相

予肆祀肆陳也假哉皇考假大也綏予孝子武王自稱○言諸侯薦大牲以助祭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美文王之德

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右尊也烈考指文王亦右文母文母太妣也○言文王曰厥后而安之  
烈考考指文王亦右文母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尊祀乎母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

云天子堂高九雉雉長三丈公侯七雉子男五雉

夷狄

曰虎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

易也。辟易無別也。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狄有五種。日月支狄。赤狄。匈奴。狄。單于。狄。白狄。

旅

尚書註。祭山曰旅。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群神而祭之。

泰山

泰山。五岳之東岳也。爲兗州鎮。在兗州奉符縣。名蓬玄。太空洞天。博物志曰。泰山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五經通義云。泰山一日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

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也。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隄山頂西巖爲僊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曰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增。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陞。以報地。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出史記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出家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出家語

揖讓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而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

以是爲罰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其而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衛風碩人之詩

全篇四章 此前一章

碩人其頤。

碩人指莊姜也。頤長貌。

衣錦褱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

○手如柔

黃。芽之始生日黃。言柔而白也。

膚如凝脂。

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

頰如蝨蠟。

木蟲之白齒而長者。

如瓠犀。

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螭首蛾眉。

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蛾蚕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言其容貌之美。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

禘

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後漢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穆共

一。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罇用雞彝、鳥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註：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嗚呼。

魯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理之事哉。周公雖有勳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

惠公之時乎。

出類考

灌

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周禮春官肆師之職。祭

之日。表齊盛告潔。及裸築鬻。鬻與煮同。築鬻取爵金香草。實而煮以爲鬻。用以裸也。鬱人

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以秬黍釀酒爲鬱。金香草

和之日。鬱鬯宗廟之祭。用以裸地。降神。達分芳於神也。凡裸玉。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濯之陳之。濯之以致潔。陳

之以待用。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祭祀與量人

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當作鬯。卒當作根。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謂不

和鬱者。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故謂之鬯。飾之謂設巾也。凡祭祀社壝用

大鬯。瓦鬯也。有蓋。禋門用瓢齋。禋門。禋祭於國門也。齋。裝也。瓢。齋謂取甘匏。割去蒂。以齋爲尊也。廟用

修。修謂中尊凡山川四方用蜃。蜃謂刻蜃形於尊也凡裸事用概。概尊謂以黑漆

也。凡驅事用散。驅謂磔牲胸以祭也尊惟用漆別無他飾謂之散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司尊彝。尊以盛酒用以獻也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雞彝之屬

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雞彝刻畫雞形于彝為飾也鳥

彝刻畫鳳凰形。干彝為飾也皆有舟。舟所以載彝如今之承盤也其朝踐用兩獻尊。朝踐即

日踐者言籩豆有踐也。獻尊者飾以翡翠也。尊必兩者。一實醴齊王酌以為三獻一實緹齊后酌以為四獻其再獻用

兩象尊。再獻即饋獻也以序言之故曰再獻象尊者飾以象骨也

為六獻王之七獻則犧尊之醴。齊后之八獻則象尊之盎齊也皆有鬯。鬯所以副貳其尊也諸臣之所昨也。

昨與酢同。蓋諸臣酌於鬯以為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羊彝

穉於彝也。黃。皆有母。其朝獻用兩著尊。日獻者言其獻齊酒之物也著尊者著也無足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日饋者主齊酒而言之也壺尊者以壺為尊也壺瓠也皆有鬯諸臣之所

昨也。凡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禘祭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祀

裸用虎彝雉彝。雉彝屬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大尊太古之瓦尊也其再獻

用兩山尊。山尊畫山雲於尊也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

齊獻酌。裸用鬱齊則酌以獻之醴齊縮酌。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盎齊浚酌。饋獻

齊則以清酒浚之而後酌也。浚清也。孔也。凡酒修酌。諸臣之昨用凡酒則滌治而後酌也慶源輔氏曰。

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嘗實之於蕭

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於剌澤趙簡子曰

會丁日書效

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

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

按擠排也。血至手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

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

孫賈使次於郊。賈畫計使止郊外。大夫問故。公與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

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

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

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負羈縲以從。將行。將

質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王公。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

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出左傳。

與

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宿東南隅謂之安

服。曷氏曰。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與者室中隱與之

處。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而

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與是也。禮器

云。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其神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

竈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

也創也  
也創也  
也創也

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月令云。孟夏之月其祀竈。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祀竈。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為竈神。路史云。蘇伯始為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日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

五祀 註

鄭玄月令註云。春祀戶。春陽氣始出。祀戶納陽也。祭先脾。木尅土也。夏祀竈。陽氣盛熱於外。祭先肺。火尅金也。中央土。祀中霤。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肝。金尅木也。冬祀行。行者道。於門外陰也。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

席於奧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王於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孔穎達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非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饒雙峯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也。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禮儀。雜出於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

為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井祭法五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雷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興此。所以報之也。

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營公稱太廟。太廟稱官。周公何以稱太廟。

於太廟。又云。太廟太子明堂。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如天子。宰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庫門。天子臯門。

楹達鄉。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相對為達鄉。及坵出尊。坵出在崇

坵康圭。崇高也。康安也。圭。禮器之重。疏屏。刻鏤於屏。使天子

至皮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外體。三日至皮。正鵠。四曰和容。進退。五日興舞。儀禮

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

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至皮。至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釋



鄉射云。禮射大射燕射賓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鄭氏釋周禮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候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

### 告朔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

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朝朔。深致意焉。禮玉藻云。天子玄

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金仁山曰。告本取牛口之牯。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牯。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許東陽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在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餼羊

餼。牽竭也。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亦是生。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其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及壞墮。魯地公子

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墮出奔。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闕魯群公墓所在也。公氏猶言公之墓宅。將溝焉。季孫

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鸞。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旌。章也。自。彰也。逐君之惡。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

吾欲為君諡。諡。惡諡也。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信明也。加君惡諡。是自明其不臣之迹。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雖不為溝。猶別葬於

先君墓之外。至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九

月立煬宮。初。昭公。季平子禱於煬公。伯禽子也。至是。昭公薨於外。自

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此魯杜註。而言也。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

之南門也。兩觀闕也。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三年春。

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冬盟於郟。修邾好也。宗公新即位。故修好於邾。四年夏。

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鼫。鄭地。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陽虎囚季桓

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而逐仲梁懷。以其不順已故。冬十月。殺公何

藐。季氏族。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誛。誛謂違盟者當受罰。逐公父歆

伯。即文。及秦遄。平子之姑壻。皆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鄭地。夏季桓

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媾於晉。故

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孟孫謂范獻子。即士。曰。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

以不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息肩於晉。若為陽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

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

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人焉。解見陽虎傳。冬城中城。公

晉侵鄭故懼而城。之中城在海州。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誛

於五父之衢。七年秋。齊國夏伐魯西鄙。夏國。陽虎御季桓子。公歛

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將乘夜。政齊師。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

夷。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懼乃還。不敗。八年

春。公侵齊。夏。齊國夏高張。張高。偃子。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即簡子。荀寅

即中行文子。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衛地。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執鴈。魯於是始尚羔。今始知執羔之尊也。陽虎欲去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焉。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

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寶玉夏后氏之璜也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

於夾谷齊地孔子行相事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卻之以禮

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汝陽之田為齊所侵者○詳

見孔子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平取匡之怨始叛晉也自信公而來世服於十

二年使仲由毀三都費邠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

費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詳見孔子傳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書非時也大

蒐於比蒲蒐非時也季桓子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

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

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其皆有死亾焉語在子貢傳鼯鼠食郊牛牛死鼯鼠如鼠很夾漆曰草鼠而微黃又曰甘

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改卜牛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宮九月丁巳葬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殂乃克葬

周南關雎之詩

關關雎鳩關關雎鳩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

狎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君子好逑逑匹也○參差荇菜左右

流之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章據今始得而言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官中之人於其

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社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祭義曰。

左社稷。右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六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為之社。利於眾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楮。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必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類考云。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壇祭社稷之壇。各以野之所

宐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亾國之社也。亾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為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亾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左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故乎。

宰我

宰我。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

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子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出禮記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

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

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

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

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眚。他日歸以告夫

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

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

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

懼之。仕齊為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

夏后氏殷周人

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人所以別於禹。

松栢栗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管仲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

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賢。善遇之。比與名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出史記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

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爨三浴之。以香塗身為爨或為熏桓公親

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為政焉。管子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

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列以為三軍五分其為以為伍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

居其所各成其事陵為之終。有山陵以為之葬埋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桓

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士農工商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

嗛。音芒雜亂也其事易。變更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

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

群萃而州處。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

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

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此協材且



其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以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賊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枷擊草者。芟刈草者。及寒擊藁除田。藁林草也。以待時耕。立春后而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攬耨倉刈耨耨。槍棒也。刈鑿也。耨鉉基也。

也。鑄鋤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編茅與蒲以爲笠。身衣禴。即簔衣。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習。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為能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

事戎事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

軍令焉。作國政而因治。政以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

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里則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

連爲鄉。鄉有良夫焉。以爲軍令。良人鄉大夫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居則

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

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徼振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振整也。

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

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

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

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

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出國語。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

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闢土

聚粟名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

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

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

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

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

不爲。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

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須無輔政。桓公五年，

與魯莊公會於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及魯侵地，

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可，竟與之。」出史記七年，桓公會諸侯於郵。衛地齊始伯。二十四年，魯莊

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國名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遂救邢。出左傳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

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

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在遼西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詳見桓公傳三十

三年，桓公盟諸侯於甯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言於桓公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修禮

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太子華聽命

於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

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其時。守君命，共時事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

會，丁曰：『書』

上論卷四

五十七

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

辭。責其逃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也。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何懼。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華之奸謀。是列子華之奸於會。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未可乘間取國。桓公辭焉。三

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

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別命。以爾自卑。勞實謂以伯舅。無

下拜。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稱異姓謂之伯舅叔舅。桓公名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

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

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

受。出國語。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

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

公乃止。出史記。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前年戎伐周。故使管仲平之。王

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

在。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守。臣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

命。何以禮焉。若春秋時事。國高二子來聘於周。奉承王之命。令臣既受上卿之禮。則王室何以禮國高。陪臣敢

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受下卿之禮而還。出左傳。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

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

對曰。自宮以適君。官割勢也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出史記詳

見桓公傳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

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

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出史記管仲相

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

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

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

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

載。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載血也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

反復也。胙位也。絳晉所都也。晉獻公卒。奚齊死。國絕無嗣。晉侯奪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晉。立公子夷吾。反之於絳。是為惠公。大朝諸侯於陽穀。齊地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

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

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出史記

三歸

管子四書卷四

五十九

說苑曰。桓公以政歸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金仁山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上方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管仲蓋三取女也。

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反坫

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處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處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鄭玄註。以坫為主賓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鏤簋。簋有鏤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太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臺門兩旁起土為臺。臺上加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穎達疏云。士卑

不得作閤。但於室中作土坫度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束之實於  
筐。饌於西坫上。又既夕去。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又士冠禮  
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饌以待於西坫南。而玄於內。則士虞  
禮既夕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豈  
非及爵之坫。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  
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專爲及爵設也。爾雅云。坳謂之  
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端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爲  
東坫。西南角爲西坫也。然鄭註及爵之坫。則因兩君之好會飲酒  
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  
五宮。咸有四阿。及坫。註云。及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及者向外

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及坫者。蓋欲容  
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及坫與臺門相聯。汲  
冢書以及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及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官  
室僭侈之事。

儀封人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植之。國名紀云。儀封  
人。儀之封人也。註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  
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木鐸

類考云。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

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昺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官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徇於宮。所以示禘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之適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官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為教者與。

韶

漢志云。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堯也。書云。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夔曰。戛擊鳴球。玉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

讓。丹朱在賓位。與以讓。祭群后以德相讓。下管鼗鼓。下室下。合止祝敵。合樂用祝。止樂用敵。笙鏞

以間。鳥獸踳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搏拊石拊石。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

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於此

武

按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

其樂為武樂。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樂記云。賓牟賈

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口。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孔子

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賈答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

鼓以戒眾。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此亦孔子問淫

絕之貌。對曰。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

已蚤。何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也。對曰。及時事也。象武王及時

不可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

曰。非武坐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武樂中有食商之聲。是武王貪紂天下故

取之。對曰。非武音也。非武樂之聲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

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

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

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

如山之凝。武王之事也。此象武王持盾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然不動。

公威武鷹。武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周召之治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

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孔子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再成而滅

商。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二。位至三位。而象滅商也。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四位。極北。而及南。象克殷南還。四成

而南國是疆。從北。第一。位至二。位。象伐紂後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從

二位至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居左右也。六成復綴。從第三。位而復。於南頭初位。以崇天子。樂至六。成而復。

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方皆崇武王為天子矣。夾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戈予四次。擊刺象

也。代紂盛威於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

之而進也。事蚤濟也。此於武王之。事為蚤成。久立於綴。行綴之位。以待諸侯之至也。象

王待諸侯之集也。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

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

武其事也。大武之義。如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九成。九

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

其成於變。蓋可知也。周禮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

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

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

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

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里

周禮遂人曰。五家為鄰。鄰則相聯比猶六鄉之比也。五鄰為里。里則同井里猶五比之間也。輿地提綱云。里之為言止也。衆所止也。

椽以親故受汗辱之名註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吾誰適從註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

狐裘麗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狐裘貴者之裘也。麗茸亂貌。言貴者之多。蒲屈大都。耦國是獻公與

二公子鼎立為三公故不知所從

鄰

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為比。而遂人又曰。五家為鄰。比則親之至。鄰則相鄰近也。

補遺

詩三百篇名

國風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以貢天子。天子列之樂官以考俗之美惡。政之得失。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

周南詩十一篇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推之邦國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

使後之修齊治平者取法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謂之周南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闕雖舉全體葛覃卷耳言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德惠之及人其詞美后妃實著明文德之效

召南詩十四篇 詩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鵲巢至采蘋言夫王之化皆能修身正家以及國

邶詩十九篇 邶鄘衛三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此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之地後皆入衛故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

鄘詩十篇 衛詩十篇 王謂周東都洛邑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鄭詩二十一篇 鄭邑名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笑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統檜之地乃徒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

齊詩十一篇 齊本少皞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大公望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故為大國

魏詩七篇 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

唐詩十二篇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秦詩十篇 秦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

秦詩十篇 秦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

子魯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五為西戎夫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

陳詩十篇

陳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周武王時帝舜之胃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

檜詩四篇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干衛

曹詩四篇

曹國地在禹貢兗州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豳詩七篇

豳國在禹貢雍州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後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

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祚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作之詩以附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本有大小之殊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各以聲附之

大雅

頌詩二十一篇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魯頌四篇

駟四章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有駜

三章燕飲頌禱之詞

泂水

八章泂泂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也詩人因魯侯在泂而頌禱之詞

闕宮 九章 僖公時修闕宮詩人歌咏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商頌五篇 契為舜司徒而封于商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政刑

家語仲弓見於孔子曰。雍聞桀紂之世。至刑無所用政。成康之世。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

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復審也書呂刑 穆王命呂侯所作其贖及五刑不可為訓然一篇中猶有

哀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止于五刑。五

刑不簡。刑之疑者止于五罰。五罰不服。止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威惟

反。德惟內。怨惟貨。女惟來。賂惟來。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

威

管子政與教孰急。曰。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諂之

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又對卦內如卦其卦來干其罪對也其審京之五師之銀首其

既不簡誠音止于正得正得不得止于正得正得之德其官

何非非既何與非及兩豈具備而正得正得簡乎止于正得正

意王曰也來有非非生告爾新既由今爾安百我何對非人

辨此四精皆不以難審也書語無既不可為暗然一篇中斷有

而辨學非而對則非而舉以發眾疑對以辨知伯何疑以發眾

四書徵上論卷之五

公冶長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長為人能忍恥范甯云字子

芝留青日禮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閔居無以給食有雀呼

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啞取之

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

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

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禦之

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

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

地言四書卷  
辭不受。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與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敬叔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出家語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伺於宮。待命於公宮

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出左傳孔子問禮於老聃。與敬叔俱至周。及去。周老聃送子以言。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出家語

子賤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兗州永郡城為單音善父宰。單父即今單縣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者不相親毋望而許也。仰望者不可輕許許之則失守。喪已之所守距之則閉塞。人與我不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苑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晝曰。夫扱。音及手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橋也。陽橋。魚名。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或來或去也。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驅。車以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

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出說苑。初子賤受單

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出黃昏抄。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

聽。曰。若使不耕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出家語。孔子謂子賤曰。子治

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

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于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

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

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

齊之所治者邑也。出說苑。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

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早出晚入。故皆見星。日夜不處。不敢安處。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出韓詩外傳。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

龍為讐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

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

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

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

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山家語子路初見篇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

器有蓋。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者名。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山家語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

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

○出家語  
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疏云梓編竹木爲之大曰棧。小曰桴。爾雅云。庶人乘桴。併水以漆

賦

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音乘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法。馬之法

悉索敝賦註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鄭大夫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蔡人不服之罪。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平公以魯公喪君未出見客。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云。邑猶俛聚會之稱也。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習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於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帶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為之。古鞶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至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禮玉藻云。天子素帶。終辟。辟。絲也。用朱為裏。終。竟此帶盡絲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絲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士練帶。率下。

辟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居士錦帶道藝處士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編帶用生絹為

帶示質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組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組垂與

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鞞蔽膝也結即組三者皆長三尺大夫玄華華黃色外玄內華士緝辟三寸再縹四

寸士帶之辟內外皆緝廣二寸再縹要一匝亦是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當率縷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

肆音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

勞之事則收歛持於手走則擁抱於懷事物類考云自古有革帶插垂頭唐高

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鈐尾一品至三品金鈐四品六

品花犀為鈐七品九品銀鈐庶人鐵鈐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

衮衣革帶長三尺三寸弁服革帶玉鈎鯨東宮及親王衮冕革帶

金鈎鯨文武官朝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金五品

用銀鈎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用烏角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

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鞋用青革

仍垂撻尾於下鞞用阜常服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鈎花

四品素金五品銀鈎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牆

爾雅云牆謂之墉亦謂之堊白飾牆也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

也淮南子云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此

其始也

朽

上論卷五

七

增訂四書

增訂四書

增訂四書

增訂四書

增訂四書

增訂四書

釋名云。鍛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朽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朽。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

申振

申振。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振之欲。亦以振為棠。則申棠申振一人耳。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入諗其初妻之姊。置於犁。而為之一官。如二妻然。文

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以文

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

名之。子欲留季康子。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

疾。疾淫於外州。外人奪疾之軒。以獻於君。疾恥是二者。故出

奔於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之。孔姑即文子之女。

疾之妻也。出左傳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國鄭穆公子名發。耳子良子名輒。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

此言以言者

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

之日，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出左傳三年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知之。

故不死。子西聞盜，子駟之子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

甲。子西乃歸授甲於家衆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置守門庀群

司。庀具也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

盜於北宮。子驕公孫董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二人盜衆盡死

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二人亦盜首、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職位為次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

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載書以定國，衆怒而焚

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焚於朝而焚於倉

門之外者，使出左傳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初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

遠近皆知也。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出左傳十五年，晉人來

徵朝，子產辭而卻之。詳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及范宣子即士為政，諸侯之幣

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患之。公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

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會丁巳書教。上論卷五。九

九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役役也。將焉用賄。夫  
 令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  
 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宜  
 子說。乃輕幣。出左傳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也。以元長女太姬配  
 胡公。闕父之子。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為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陳乃周之甥。是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卒。於是陳亂。蔡人欲

立其所出。桓公子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佗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宣公十二年夏

徵舒殺陳靈公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來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有井則堙塞。有木則刊除。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鄭姬姓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公。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

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



我文公戎服輔王。周襄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即華朔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晉程

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世叔且曰。他日吾見茂。然明

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出左二十年。楚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

嗇於禍。嗇貪也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

展說。不禦寇。出左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

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謂通於太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僖公三十年蔡世子

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草舍而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

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壇。餘詳左

八年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

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子良伯方爭。未

知所成也。成平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

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人告子產常

三家之強。子產曰。豈我為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至

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麗為所。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謀遂去鄭。子皮罕止之。眾曰。衆謂子皮。人不我順。人謂子產。

言不順駟氏。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

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

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介於襄庫。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以伐舊北門

駟帶。子西之子。晉之宗主。率國人以伐之。伐伯有。皆名子產。駟良皆名子產。助已。子產

曰。兄弟而及此。二人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

以衣襲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

止。出左傳。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

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

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各有分別。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

封洫。封疆。洫溝渠。廬井有伍。有伍伍相保之法。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

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豐卷

怒。退而徵役。名兵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子產

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名卷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政一年。與

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伍結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出左傳。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

曾丁四書教

上論卷五

十二

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之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鼎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故。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日。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出左  
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  
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僑將厭音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  
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立

一室。其當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

選矣。產是以能爲鄭國。出左二十六年六月。爲游楚。卽子亂故。

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

閨門之外。實薰隧。薰隧閨門外道。公孫黑強與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督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恐作亂故弗討。是年六月。晉侯有

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

賄之。語詳左傳。二十九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三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

晉之國人謗之。子寬卽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詳左傳昭三十一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爲國之常法。叔向遺子產書。子

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詳左傳昭公六

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逆子產私問

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

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絲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也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於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為豐施歸州田

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子產歸於晉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將除治葬

道及遊氏之廟遊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餘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

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又教其徒自應曰諾將

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太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遷道避之司墓

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下弗毀則日申而墮子太叔請毀

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司室於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出左傳

元年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時簡公未葬晉人許之出左傳七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

淵國人請為禱祭名子產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出左傳八年子產

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符之

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傳

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

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議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藥盈猶在齊。晏  
 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出左六年  
 崔杼弑莊公。晏子問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夔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  
 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齊太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晏

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及  
 慶氏敗。公與晏子却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却殿。乃足  
 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却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出左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  
 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藥。子高子尾九年。公使晏子請繼  
 室於晉。晉人許之。詳見左傳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明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  
 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

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賣刑足之履者。故曰。踊貴屨賤。既以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出左十六年。惠藥高氏皆耆酒。

藥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

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名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於稷。藥高

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

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出左二十

六年。公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在齊梁丘據與商

欬。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往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

趙武。趙武曰。夫子指范會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無愧於人其祝



史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宥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邪頗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

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符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監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盜爲攘奪於市井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僞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出左傳公田於沛旣還晏子侍於遄臺子猶卽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氣以動故須樂。氣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五聲變官亦羽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出左傳

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祈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出左傳時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闕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為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出史記

臧文仲

臧文仲名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餅，不顯。文仲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

公之辭也。臧文仲是宐為君。有恤民之心。出左二十八年。魯饑。文

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

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

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其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

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

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

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

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

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王

而與之糴。出國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三祈雨者

上向俗謂又哀其病恐雨入鼻故旱公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以巫舞雩不雨。上向致旱欲焚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

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取須句。魯屬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

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

諸魚門。獲公之兪。登縣諸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於鄭。使使來

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出奔

不敢斥尊故言奔問王之官守官守謂羣臣二十六年齊孝伐我非鄙文仲欲以辭告

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

楚乞師見子玉即成得臣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

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

公逆祀也雖夏弗父忌為宗伯而文仲實縱之詳見柳下惠傳五年楚滅

六滅蓼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

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使季文子聘於陳魯有

塞闕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

蒲為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於蔡地因名為蔡長尺有二寸遂

築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楹極其靡麗山節謂薄廬刻山為形即今之斗拱藻梲

者謂侏儒柱畫為藻又梁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

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即柳下惠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即居蔡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以上俱出左傳

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於

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

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

而欲興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飲小器投諸

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

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名其母問焉母曰吾

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享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有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於是以文仲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文仲母識微見遠。

令尹

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子文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鄖。若敖楚八世祖，鄖國名。生鬬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鄖。淫於鄖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

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通伯比所生。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為於菟，以其女娶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左出

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緇

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稷。

在莊公三十年。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

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違他恤。出戰國策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

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名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也。主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

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

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於是楚

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

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楚成得臣帥師伐

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也子玉復治兵於蔎。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使治兵終朝而畢。不

三人耳。以矢穿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為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子

文辭而逃。辭令尹之祿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

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封富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語子文卒。子鬬般為令尹

崔子。莊公附

崔武子杼。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邑為氏。杼事齊

惠公。有寵。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

傳。靈公八年。杼為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

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妻姓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幸於靈公仲子生牙。



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則事難成。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廢而徙之東鄙。太

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而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暴其尸於朝。靈公卒。莊公光也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

而兼其室。室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取也。

偃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齊桓公偃之子。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

夫變為強。故曰風從。風墮妻不可也。風能墮落物者。且其辭曰：困於石。據于疾藜。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夫曰嫫言。棠公已當此。

凶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氏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

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於外。

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詳稱公。陪臣干



擻行夜也有淫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而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

股及隊音墜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詳見晏子傳崔子立莊公異母弟杼曰是為景公景公立

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崔子側

莊公於北郭側葬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上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

月四娶喪車之飾諸侯不躡行人不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

齊舊依上公禮下車九乘又舊有兵甲今皆降損○出左傳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文

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存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

乎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傳六年崔杼弑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至於

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

又去之至於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卽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出左傳

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

名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弭兵而我弗許是固携

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傳齊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汚於其間者。惟文子為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秋使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求用而無

其禮者難卒得過求善害。此所謂三思而行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郕。諸郕二邑

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莒。蓋不能至於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故帥師以成焉。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鄭伯晏公於棗。鄭地

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賦鴻鴈者。以鄭寡弱。欲魯還晉。惜之。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同

有微弱之憂賦四月。小雅四月詩。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也。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小雅采芣詩。四章義取豈敢定居。

鄘風載馳詩。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借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芣之四章。小雅采芣詩。四章義取豈敢定居。月三捷。許為鄭還晉。不敢定居。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於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克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謂曹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

於陽穀。齊地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也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

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今日必授太子以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於境外公問其故。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者五倫之法。則合此則為吉德。違此則為凶德。德以處事。德以處事之是非。事以度功。

度功之成否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食養民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

竊貽為盜。盜器國用為奸。王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在九刑不忌。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王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

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詳餘

左傳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懼齊見計。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

賂之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八年。襄仲莊公子卒。十八年。公

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

以失大援者。襄仲也。嫡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

會下曰書敘上論卷五 二九

援也季文子怨歸父之去去臧宣叔各計武仲父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之族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

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畝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又使臧

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晉地備齊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宣公薨臧孫許為三桓

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計故作丘甲以謀代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為已計而季文子主之也二年

行父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齊地齊師敗績

餘詳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齊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得立至是晉使歸之於我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

佚文王時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

宥字愛也我乎公止六年文子以鞏之功年事立武宮立先君武功宮以告成事

示後世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七年春吳伐邾邾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日治兵入日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愍恤故蠻夷內侵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計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范文來聘言伐邲以邲事公

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失信於君則禮無

加貨事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

之將以緩師之言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即叔孫僑如帥師會伐邲九年為歸

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尊馬陵之盟季文子

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享之既歸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

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即風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報卻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於壞隄魯邑

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孟孟將行成公將去會晉師

穆公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謂成公曰汝不以爲可是

皆可爲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隄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

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郤

犢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

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

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子獻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

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荅丘。晉地公還。待於鄆。

使子叔聲伯名嬰齊請季孫於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官。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近於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魯亡而屬齊楚則還焉晉讎晉

雖治之亦何所及范文子謂梁武子梁武子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公成公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

敘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迷山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

為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卻犢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穆

姜所指而獨殺名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豹僑如弟也襄公二年夏。齊姜

薨。公初穆姜使擇美楨梓屬以自為櫬。與頌琴。櫬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皆欲以送葬

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季文子取穆姜所為之櫬與琴

以葬齊姜非尊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

年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之母姒姓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魯大匠名慶謂季

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

誰受其咎。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請本。欲為定姒作櫬季孫曰。畧。不以道取為畧匠慶請蒲圃之楨。季孫不御。止也五

年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昨階西向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宣成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寧武子

寧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初晉公文公之為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歛孟。衛地。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牛。衛地。寧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君事以受盟。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叔武以入守。

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

晉人復成公。寧武

子與衛人盟於宛濮。

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

不和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

入。

不信武叔故先期而入國。

寧武子先。

武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

長將。

職守門以為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歛。適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甯

春  
晚  
生  
林  
繼  
類  
頓  
首  
拜



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主。公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

寧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置諸深室。別為寧武子職納橐籥

焉。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寧俞賂醫使薄

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穀魯日苟能納我。吾

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弟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

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出左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於魯。魯與之

宴。為賦湛露及彤。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

人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伴不

其故知言臣以樂工肄習樂歌自及

此詩非為宴。昔諸侯朝正於王。朝王而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弓矢千。以覺報宴。彤赤色旅黑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甯武

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

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父孤

竹君。孤竹國名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會丁四書卷五 上論卷五 三十四

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書死。號者。姓氏。為木主。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  
指武王。易暴紂。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  
祖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高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為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  
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以濟百味。周禮春官醯  
人。掌共五齊。音七菹。五齊謂昌本脾析。麯豚拍。深蒲也。七菹謂韭菁。芹。蒹。芹。落筍也。凡醯物以共  
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齊菹有須醯而成。齊菹有須醬而成者。賓客亦如之。王舉。則  
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  
甕。凡事共醯。凡事非一事也。清異錄云。醋為食總官。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

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改則左氏畧之不復作

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為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

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

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於魯悼

智伯之謀。春秋終於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

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

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日。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

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

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

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

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

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名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

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子為司徒。薛方山曰余

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

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

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

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

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

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至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

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

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覩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

復何禱於神隣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

○滇地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周禮天官司

裘。掌為大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王者所服。故以中秋獻之。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

賜群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為之。卿大夫所服。故以季秋獻之也。以待頒賜。以頒賜於群君

身章撮要云。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有藝裘。大裘黑

羔為之。示質也。黼裘雜羔與狐白為之。黼文也。良裘以鳥獸毳毛

為之。功裘以狐青麕虎狼大羊等皮為之。

十室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

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南面

馮厚齋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與

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出莊

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

陳蔡之間。吾化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

聞假人之亡與。亡謂亡命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出莊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 粟

說文云。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江東人呼粟爲粢。

### 釜庾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註。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一左傳疏社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

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

秉。鄭註。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籩者。今文籩爲庾。

###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補桑而無樞。以桑木爲補。而門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

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着紺衣於內而外則以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曰。擇而去之。終身恥其言之過。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閭為比。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為一比使之相保。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

相督。五比為閭。二十使之相

葬。族相聚則財力足以相助五族為黨。實出五黨為州。二千

五百使之相調。有難厄足以相濟

駢角

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禹以治水得天殷人尚白。牲用白

湯以征伐得天周人尚赤。牲用騂。周之尚赤取又明堂位云。夏后

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饋也

宗廟之牛角握。長不出膚賓客之牛角尺。一尺取其肥大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

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韜。父欲出

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

如一。閔損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

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任斷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名爲賢宰。弗往。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也之弦。弦彈也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

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枕藿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聲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宏。殖稷黍而宏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考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丘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以爲汶在齊南魯北。蓋

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淮乃青州之汶也。

###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 牖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

以賓客將候問故潔所居

君大夫徹縣。

音玄。徹去樂縣。

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

之按儀禮官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牖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 簞

禮書曰。簞。筭飯器也。圓曰簞。方曰筭。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

### 瓢

本草云。匏之小者曰瓢。瓢取諸藻。詩云。酌之用匏。



巷

詩傳云。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也。

武城

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為南武城明矣。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博物志云。滅明賣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

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怯意。又曰。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

飲射讀法。註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孟之反名側。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為郟故。會吳師伐齊師國於郟在前年

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魯地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

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左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稷曲。師魯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衆從之。師冉求入

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

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殿

疏云。殿在軍後。前日啓。後日殿。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夫前驅啓。乘

車大震。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圍齊師於平

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衛大殿。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日啓也。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衛吉祝。瑞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

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於名陵。楚地謀伐楚。衛大夫子行

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

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言又使供他職。是自要求其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

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空社。因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則祝奉社主以從於

是乃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為祝者無從行之制

公曰。行也。及臯鼫。鄭地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歟衛侯使祝鮀私問

於襄弘曰。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擇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錫同。

姓諸侯之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大方名。封父古諸侯名。殷氏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

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

物與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即曲阜。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

闡之土。以共王職。有闡衛所愛。朝宿邑。蓋近京畿。故令取其土地之人。以供王室之職貢。取於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土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所以會王東巡。符則以助祭泰山。聘季授

土。聘季周公弟。為周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授康叔以人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墟。即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唐叔晉之祖。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啓。晉陽。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曰皆叔。

增訂四書

上論卷五 四十四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音忌。毒也。間王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叔之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基間如

彼何可使。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

空。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曹叔振鐸文王

子與周。晉武之穆也。唐叔武。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公魯申。公衛武。武蔡甲午。

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悅。

告劉子。與范獻子。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全篇出左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靈公嫡母襄

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

公如死鳥。衛地名。靈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與齊同謀。故公

先與喜盟。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爲夫人南子。復

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妻豬。求子豕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盍歸我艾豨。艾老也。豨豕也。以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賁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戌將為亂矣。公逐戌奔魯。出左傳

戶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齊

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管丘為齊侯。

魯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井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禪侯於東。

觚

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爵一升。觚三升。合四升。則為一豆。馮厚齋曰。觚。酒器。物之有稜者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丹鉛總錄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升。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

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戒方而六面。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

井

釋名云。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淮南子曰。伯益鑿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說文云。八家爲井。象構幹形。又墨子云。二舍共一井。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

飲食無窮竭也。并有天井。

地陷曰天井

坎井火井

臨卽縣有火井

雲井

洞冥記云長安

東七萬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

風井金井鹽井冰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

一名方井腐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辘轳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出列女傳孔子至衛。至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綈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增訂四書後

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出史記

見小君之禮註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

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贊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見晏嬰傳

四書徵上論卷之五終

一谷女共。共甘共。共共。共軍共。共宗共。如穿井。淮南子曰。伯也

東出。共雲。共中出。風共。金共。盟共。水共。氣共。德共。雲母共。共共。

共共。無寶。融也。共育。天共。此謂目。共共。火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四書徵上論卷之六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

氏娶鬼方國名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

老彭。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於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是謂女漬。

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

也。彭城卽今徐州。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

靜。唯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

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

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於錢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夢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安靜而夢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平時所思而夢四曰寤夢。覺時所道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列子曰。神遇

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晉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卽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豎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藝

周禮地官司徒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兵二曰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讓尺井儀四曰五馭。鳴和五曰六書。象形會意轉註六曰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束修

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大夫無私交束修雖微不以出境○少

儀曰其以乘壺酒乘壺壺也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

將命卑者曰賜尊者曰獻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

行境中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

按典籍所載束修二字甚多大約如桑弘羊所說是以脩治為義如檀弓少儀穀梁直作為束脯矣

執贄為禮註

曲禮云凡摯贊同天子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惟用告神諸侯主

命命卿羔群不大夫鴈知時而飛士雉有耿介且文飾庶人之摯匹音木童

子委摯而退奠於地不敢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繫

射鞬矢箭也婦人之摯音棗脯修棗似栗而小脯肉脯也棗栗

三軍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穀

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鞭

鞭策筭皆馬過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亦

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

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

策筭二文又竝從竹蓋因驅策筭擊之義立名也

齋

禮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祭祀之大事非有恭敬也。祭祀之恭敬則不齋。不

齋則於物無防也。物自外人嗜欲無止也。嗜欲由中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前言止而此言訖耳不聽樂。聽樂則散故記曰。齋

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

於禮。不苟慮不苟動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則不為

物所蔽明則不為物所蔽故散齋七日以定之。定於外致齋三日以齊之。齊其內定

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戰

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武經云。武王同

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

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

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

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

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

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

哉。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

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

而不可為。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

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肉

說文云。肴。雜肉也。臠。漬肉也。膳。宗廟熟肉也。穀梁傳曰。脹者。俎實祭肉也。生日脹。熟曰膳。釋名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臠。曲禮註曰。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臠。

衛輒

衛出公名輒。蒯瞶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蒯瞶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地名輒立之十二年。蒯瞶謀輒於其姊孔伯姬。孔文子之妻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孔悝孔文子之子輒奔魯。蒯瞶立。是為莊公。出史記衛世家莊公既立。晉趙鞅名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攻莊公。莊公入於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而問曰。此何地也。從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父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

靈公石圃逐之起奔晉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蒯與太叔遺  
皆蒯曠所逐者。出左傳哀公十八年輒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

鞮而登席。古者見君必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

敲之。敲音殺。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

公戟其手。提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褚師聞之與司寇亥共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

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懿子公文要也公有忿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之中初衛人

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卽彌子瑕也衛以夏戊之妻帑賜之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之女納於出公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

甥也。期女之弟夏戊之子也如妹之孫為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

罪公使三匠久。使匠久不得休息公使優狻盟拳彌。優狻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

也。恥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信近之故

得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太子疾蒯曠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鄆子士請禦

之。鄆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先君

蒯曠也亂不速奔故為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且君嘗在外矣豈必

不反。出公嘗出奔以哀公十八年復歸安知異日不復反國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

也。衆之方怒必不可犯乃出將適蒲。近晉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鄆。齊晉界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彌曰魯不足與。魯弱故不

足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出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出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

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言不識其所由入。私於使者曰。昔成公遜於

陳。魯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遜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遜

於齊。在魯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子鮮獻公母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

之也。夷儀鄭地在魯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遜矣。謂十五年。魯今又遜宋。內不聞獻之親。外

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

頌言國無強。惟在得。八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廿五傳哀公二

十六年。後輒復奔宋。卒於越。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註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

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問魯

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

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

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枕

釋名云。枕。臥所以薦首者也。張紘枕箴曰。冠御於晝。枕式於昏。

代作克用。榮已寧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

易

釋名云。易。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

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口連山。股

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竝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竝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詩

卜商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

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見毛詩正義。東漢鄭玄取毛氏訓詁。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口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周禮大師掌詩六教。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奏而頌興。

書

釋名云。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竝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大掌固。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者。日。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石。其後曾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經皆其本。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為五十八篇。見尚書序及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榮陽鄭冲。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願奏。上始死於學宮。此則古文尚書矣。

禮

釋名云。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竝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三禮正義曰。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崑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法。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竝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竝為之注解。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博士作王制。其餘眾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

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於葉。僭稱葉公。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卒自娶秦女。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嘗讒惡太子。建王使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譖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殺

之太子亡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於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鄭。鄭遂殺焉。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

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名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言之所許也。

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又求敢死之士。殆有私乎。殆私謀也。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

必悔之。子西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為白公。白楚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

父讎。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

遂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子西弟。而劫惠王。其詳見子西傳。石乞

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



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行險惡以圖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辟如物

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

可白公欲以子閻為王。子閻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

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往之。石乞尹門。為高府門。尹圍公陽穴官負王。

圍公陽楚大夫。穴高府之官。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官。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葉公亦至。及

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謂何不戴甲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與其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是得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民知脫於死。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邑尹名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白公為亂。子高曰。

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相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

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

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出左傳。哀公十六年。初

吳師敗楚師於雍澁。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

命。自斃。子高之

上論卷六

十一

而歸弃母子高終不正視不義之也。此段出左傳定公五年

桓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初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

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言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在定公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城三邑以處平元之族宋向巢魋之兄伐

鄭以鄭皆盟故討之取錫圍岳鄭罕達子皮之子救岳圍宋師向魋救之鄭子

賧音勝即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鄭遂取宋師於崑以六

邑爲虐出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向魋恃寵害於景公公使母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數請桓魋享飲欲討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魋邑薄公邑欲困

公易邑焉享公而作亂公曰不才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公

七邑加魋魋僞若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

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言我自少長育向魋今將害我請即救我於難司

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不可左師向巢也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奏采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王迹

禽獸者來告於公日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

何君憚告子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君與之言司馬子仲

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父兄

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音初

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欲入于車。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曹哀八年宋滅

據之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不能亦

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宋大夫為質亦入曹劫魋曰不可既不能事

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棄衛向巢

奔魯宋景公使人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

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

致之於君。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子求夏后之璜焉。求

寶與之他玉而奔齊。魋以他玉易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

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牛與吳相惡而歸孔子

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

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鈞弋

晉潘尼鈞賦曰金鈞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梁觸餌見

擒值鈞被執。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

為繫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是弓用戢

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張衡

傳云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鈞致精。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陳司敗

左氏傳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昭公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為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嬉戲無度叔孫豹即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季武子如。即意。不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

衰服三次敝壞而更易新者。

君子知其不終也。

出左傳襄公元三十一年。

年正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於會。

時會於號。楚告。

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會欲殺之。樂桓

子相趙文子。

樂桓子樂王鮒。趙文子名襄。

欲求貨於叔孫豹。

而為之請。求貨賄請免其罪。

使請帶焉。

難指求貨以帶為辭。

弗與。梁其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涇叔孫家。

臣言貨所以藩衛其身。何愛於貨。以免禍。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

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各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褊矣。

言帶褊盡故裂帛示不相逆。

趙孟

即文子。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

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三者謂忠信貞。

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封疆因莒亂也。

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也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

盟主而修好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同盟故曰禮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汝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至晉將就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

向。晉大夫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四年正

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鄆。莒邑

莒亂。著丘公。即去疾立而不撫。鄆叛而來。故取之。五年正月舍中

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施氏臧氏二家合諸大夫毀置之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

子弟。以父兄歸公但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其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

隨時貢獻於公而已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去有贈賄晉

侯謂女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

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奸犯元年會雍之盟陵虐小

國伐莒利人之難往年莒亂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魯君食於二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不知憂恤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年婁防茲莒人愬於晉想魯受晉侯欲止公

范獻子名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是怠惰而欺之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不設備莒人不設叔弓

敗諸蚡泉魯地莒未陳也嫌君臣六年夏季孫宿即武如晉拜莒田

也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之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

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對

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因請微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為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燕會太宰遠音疆曰臣能得

魯侯遠落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夢見襄公梓慎曰君小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今襄公

公祖道昭公其將不行子服惠伯曰行魯君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先君謂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

子即仲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章華

會訂四書教 上論卷六 十六

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誇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云寶金可以為劍出大屈也既

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賜告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不知適與何人乃以大屈傳魯

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楚將伐魯而取之魯當謹備三國而慎守此

寶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

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

年冬。築郎囿。季平子。即季孫意如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

符於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為囿非特見公之志荒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郟。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股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

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周公所欣享者義也。魯殺人以祭是為無義。將誰福哉。十一

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

日非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禚。修好禮也。杜註云蒐非存亡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待者曰。何故。曰。歸姓也。

姓生也言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

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

恤喪。不忌君也。為魯國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是不畏君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國。十二年秋。公如晉。晉昭公新立故往朝之

至河。乃復取郟之役。在十年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

故辭公公子慤遂如晉慤魯大夫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

敗夫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秋晉侯會諸侯於平丘衛地邾人莒人慤於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訐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實多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請勿勤勞來盟蓋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

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

君有甲車四十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南蒯子仲之憂南蒯南遺之子子仲即公子慤也事在十二年其庸可棄乎弃也言晉新

有憂民未忘禍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

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內問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晉人執季孫

如意以歸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謂於和好不順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景伯

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禋妖氛也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

也其在涖事乎谷在涖事之人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公羊傳曰萬者

何于舞也籥者何羽舞也此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而終云籥入蓋羽舞入而叔弓卒禘祭之事得禮之變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六年春公

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



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以君子喻穆公穆公賦

菁菁者莪亦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以

也言穆公若無用國之才能久有國乎喻其能答賦言其賢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五陽之月日食當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

社社者群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於朝退而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四

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有伐鼓用幣之事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

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

百官素服君不舉辟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不集於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故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夫王幣之官車馬

日馳步日走皆馳驅取幣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

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從而問官仲尼聞之見鄉子而學之二

十一年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

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

陽是陽不勝陰故其災常為水於是叔輒輒子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晉屬鮮虞晉將

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邾邑還自離姑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木蓋棧道也斷之而不絕之欲以陷邾師

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推斷木而蹙什於地以絕邾師路遂取邾師邾人愬於

晉晉人來討叔孫婣音縹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

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

徑侍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婣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

也二十五年鸛鶴來巢周官鸛鶴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師已曰異哉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言鸛鶴來則公辱鸛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子每歲買馬饋之鸛鶴踈踈公

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徵褰與禴徵求也褰袴也禴內衣也言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服鸛鶴

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而又遠稠父喪勞朱父以驕稠父昭公也死外故喪勞朱父定公也代

及乎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之庶叔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思展季氏族與申夜姑三人共相

治臣鳥之室及季妣公鳥妻與饗人檀通而懼懼三人討之乃使其妾扶音此已

扶音此也使其音此以音此示秦遘之妻遘魯大夫其妻公鳥妹也曰公若欲使余欲使我

余不可而扶余又訖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安余却以非禮公甫

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中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為之

請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郈昭伯之雞

鬪。昭伯名惡曾孝公之後稱邱氏季氏介其雞。搏芥子播雞羽以迷邱氏雞日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邱氏

為之金距。以金鏘距平子怒而侵邱氏。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昭伯臧孫賜也會臧項伯也與昭伯賜為從昆弟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

伯囚季氏人。平子怒。拘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萬舞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

容先君之廟。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財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果責皆公為弟使侍人僚

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擊僚祖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雖言執之亦無

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果責又使祖如前言之公執戈以

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祖所及公果自言。知公順意

乃自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

進言。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

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

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之指季氏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

之。叔孫昭子之臣駸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

邱昭伯。邱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時公使昭伯往迎懿子故就而執之三家共伐

公。公遂奔。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

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

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

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

平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納之。命無受齊賂。魯大夫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帛二兩。二丈為一

端二端為一兩。所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急謂匹也。二兩二匹。適齊師。謂子猶之臣高齋。子猶梁丘據也。能貨子猶。為高氏後。致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

子猶。子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於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

亦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之。景公從之。二十七年春。至自齊。居於鄆。冬。齊景公請饗之。子家

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其用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

獻而請安。此公於大夫也。禮若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請齊侯自安不在坐也。二十八年

景公如晉。次於乾侯。齊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淹。留憂恤。在外國。君亦不使一介辱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安於齊。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之。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居於鄆。以乾侯至。不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與見

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殯。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褻之。禮曰。做幃不棄為埋馬也。

公賜公衍。昭公羔裘。使獻龍輔。玉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齊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二母公衍先生。公

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三日公為生。其母

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以得陽穀為喜且曰

務人。即公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謝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為太子。三十一年。晉欲納昭公。名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

卿謝罪。夏四月。季孫從智伯。即荀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

若一言使晉荀躒以晉侯之命唁之。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糞掃也夫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何。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納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

子姑歸祭。言且歸攝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

歸。言單車入於季孫之公欲從之。眾從者皆公。不得歸。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薨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全篇並

巫馬期。出左傳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薪於韞丘。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

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

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

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於吳，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不赴告同盟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不反哭於寢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為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音問喪冠也放經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馮厚齋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歌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長言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

聲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

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嘒。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

無章句曰謠。樂記云。子貢見師乙。樂官名。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

有宏也。如賜者宏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宏。請誦

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宏歌。頌。廣大而靜。疏達

而信者。宏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宏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宏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宏歌。商。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宏歌之而變柔為剛。溫良而能

斷者。宏歌。齊。齊音柔。故性之剛決者。宏歌之而終於柔遜。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

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

墜。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下者如墜。墮也。曲如折。止如槁木。折折旋槁。木枯木也。倨中矩。句中

鉤。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曰。三以天下之樂。而

誄

周制。大夫以上有謚。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公父

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

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列其平生

之實行。故為誄。

秦伯

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  
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非常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  
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太伯前。此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  
讓國於太伯。太伯辭不受。故曰。三以天下讓。太伯卒。無子。弟仲雍  
立。是吳仲雍。

范甯解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

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  
闕耳。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嘗悼公之喪。哀公季昭  
子問於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  
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  
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敬子問於禮者。聞曾子嘗問禮於  
孔子最詳。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小旻篇 小雅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回邪遹。辭也。何日斯沮。止謀臧不從。不



載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音節病也。言旻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滄滄訛訛

滄滄相合訛，訛相訛也。

亦孔之哀

謀之甚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

○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我龜既厭不告

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於道

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

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亦何得於道路哉

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

謀是用不潰遂於成

言今之為猶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如將築室而與

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

或或謀或肅或艾

艾同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有否焉民雖不多

然不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及而淪胥以至于敗矣

不敢暴

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戰戰云云懼及禍也

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從善而作此詩

遵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事物紀原曰籩以竹為之以

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

氏也禮器圖云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濶五

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太宰籩人掌肆籩之實

四籩見下朝事

之饋其實粢音豐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王薦腥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邊熟麥日麴泉實日

黃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築鹽臠臠生魚為大饋食之邊其實

商也鮑以魚於福室中糗乾之也鱠折乾之也饋食之邊其實

棗栗古桃乾篠音老榛實王薦熟后亞獻於是為饋食之加邊之實

凌芡栗脯菱芡栗脯王醢尸后於是薦加邊重言羞邊之實糗餌

粉糝既醢尸后於是薦羞邊糗熬大豆與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

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羞邊為王及后世子共其肉羞中房

羞之凡邊事掌之醢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音醢

呂本麋鷓音泥菁菹鹿鷓茆菹麋音君鷓醢肉汁醢肉醬有骨為鷓

麋鹿之大者菁蔓草也茆鳧葵也麋鹿屬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音排醢音蜃音蜃

醢豚拍魚醢脾析牛百葉也麋蟀蛤也蜃大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深蒲醢醢落音若菹屬醢音若菹魚醢深蒲蒲始生者羞豆之實醢食

糝食醢食以酒醢為醢也糝食以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

禮亦如之禮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自一鼎至九鼎

皆奇數自六豆至十六豆皆偶數鼎俎之實天產屬陽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邊豆之實地產屬陰不

敢用褻味人所常食而貴多品所取不一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六尺之孤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也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

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

童乃十歲也

朝四暮三之術 註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 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 愛狙養之成群將限其食先誑

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 芋栗也一云橡子也 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

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

師摯

師摯魯大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

禹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有莘

氏之女曰志是爲脩己孕歲有二貝 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

生禹於樊 音非道之石組鄉 帝王紀云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 長於

西羌爲西夷之人 出世紀 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

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

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

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

則下以求秉德之士 出通鑑前編 乃按黃帝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爲字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

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

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

山行 乘桴 始於霍山廻集五嶽 東嶽泰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南嶽衡山在衡州北嶽恒山在定州中嶽

嵩山在 西山 巡行四瀆 江淮河漢是也 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名其人而

問之山川脈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  
有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出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

國名今鳳陽府娶塗山氏之女曰嬌禹治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禮而巡

乃歌曰侯人兮倚實始作為南音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辛日娶至甲方十月女

嬌生子啓呱呱而泣禹惟方度土功弗顧也出通鑑前編禹濟江南省

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

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蠅螟也一日蜎

守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出通鑑前編南到蒼梧見縛人下

車拊而泣之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

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

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若道篇

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在全城西南南踰赤岸北過寒谷

燕地有谷美而寒不生五穀狷崑崙察六扈脈地理銘金石瀉

流沙於西隅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一日隴決弱水於北漢弱水

掖刪丹縣禹貢註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洩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源及底而止故曰弱水青泉赤淵分入

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海畔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泉於東北鑿

龍門山名在河東之西界闢伊闕山名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

賦聲教四訖其詳具載尚書益稷禹貢諸篇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

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卽十及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癸

酉五十載舜崩禪位於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而目黧黑讓位

商均舜之子

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

禹不得已踐天子位都安邑

屬平陽府

以土德王正建寅封有功爵有

德東巡會諸侯於塗山

禹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雲中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

紅絹袂額禹問之對曰此袂額蓋武王之首服皆佩刀以為衛乃海神來朝也一日風伯雨師後秦始皐巡狩海濱亦有神來朝皆戴袂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執玉帛者萬國二歲皐陶薦益於天三歲考功

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

防風後至禹戮之

癸未八歲禹年百有

六矣葬崩於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

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

民害

文母 邑姜 註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雖詩曰亦右文

母 邑姜武王后太公女也

唐

唐國名堯始受封於陶後改國於唐由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有

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

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

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

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以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界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荆梁雍豫徐揚青兗冀

註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

雝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

曰兗州。自河東至齊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

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按幽州即梁州。營州即青州也。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

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蔽

白虎通云。紂者何謂也。紂者蔽也。行以蔽前。紂蔽者。小有事。因

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蔥衡。紼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

為異紼以韋為之者。及古不忘本也。昔先王衣羽皮。韋字遂從韋。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韋。朝服謂之鞞。

鞞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書稱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與繪同。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

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畫於上衣。宗彝。虎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

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紵也。紵。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裳。禮明堂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

周龍章。虞氏以韍無文飾。夏則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文加龍以爲文章。玉藻云。一命緼韍。幽

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此以命服之多寡定韍服之制。緼。青黃色也。幽。黑色也。衡。佩玉

一衡也。蔥。色也。

稽顙也。六日凶擗。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日奇。音。擗。一。八日褒。音。擗。報。九日肅

擗。俯下。手也。藏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

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拜。非也。但稽

目也。

乃升成拜。註。

禮燕義云。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

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則君上之禮也。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

賡爵。公取賡爵以酬賓。賓旅酬於西階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郕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巖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反。匡人曰。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

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馮厚齋曰。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既沒。云云。

太宰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詎宋有太宰。華督事穆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何帶為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與。疑此太宰卽吳詎也。吳與



魯會稽。誣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為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無轍跡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於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出莊子大又與宗魯友。衛齊豹。衛司寇見宗魯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以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

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替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斷宗魯之肱。因擊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為賊。皆由宗魯。

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為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奸。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奸。不受亂。許豹行以見賊皆由宗魯。

亂。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以病身於邪。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以回事人。不蓋

不義。以周事豹。是以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是以非禮。琴張乃止。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鳳鳥

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

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格物總論云。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

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六帖云。鳳有六

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鳳有九苞。一曰

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屈伸。五曰色。光采。六曰

冠。矩周。七曰距。銳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韓詩外傳云。黃

帝即位。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

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

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

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任則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饑不妄下。黃

帝於是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

東園。集梧桐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河圖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河圖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求之有大魚泛白圖沂流而上帝跪而受之又運斗樞舜以太尉即位臨觀於河有黃龍五乘負圖置帝前音帝入水而去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

齊衰 附五服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曰總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總服也

美玉

玉書云有山玄文有水蒼文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若雞冠黃如烝栗逸論語云玉十謂之區璫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璠三采玉也玲瓏瑋瑱玉聲也璫玉佩也璠充耳也璅玉飾以水藻也禮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音田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音貴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

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又五經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銳而不害。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信。垂之知墜。似禮。山海經云。珏音角二玉相合。瑁音角玳音角蠻夷繫耳玉也。稷音角翼之山。及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藻玉。音音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栗然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享。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臯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九夷

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後漢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曰玄菟。樂浪。高驪。滿節。鳧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晝夜

天文策曰。日之所麗曰晝。晝陽也。月之所麗曰夜。夜陰也。總合十

二時而為一晝夜也。

緼袍

禮玉藻云。績為繭緼為袍。

績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

朱

子曰袍謂夾衣。有綿有胎底。

趙氏曰。臬著則雜用。臬麻以著袍。

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

漢羊續傳續舉緼袍以示

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

衛風雄雉之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

歲

說文云。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徧陰陽。一年行一次。而

四時功畢。故曰歲。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

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

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

中出東方為眾星眾之紀宿以攝提宿故名也。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闕。單盡闕止也。言陽

在辰曰執徐。執螽徐舒也。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萬物皆熾盛而

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在申曰涇

音灘。言萬物吐秀。敦。傾垂之貌也。在西曰作噩。言萬物皆芒在戌曰閹茂。閹蔽茂

萬物皆在亥。曰大淵獻。淵深也大獻萬物在子曰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

滄於黃泉在丑曰赤奮若。若順也陽氣奮迅萬物載歲也。夏曰歲。

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周曰年。取禾唐虞曰載。取物終大唐西

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

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

非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核。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

物類相感志云。生江南。出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

擯

周禮秋官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

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王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

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即大直闌西

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

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南面。每擯相

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

上擯。請問來故。主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進。遞傳。至末擯。末擯傳

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士至於賓。賓命士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

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

主人有損。賓有介。賓傳命於介。介傳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去亦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王之下士與公侯伯

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再命受服。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授以所位之

命而授其所任之職。三命受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授之以位使之臨民。四命受器。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

四命而授以祭器。始不待於假。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始賜以畿內之都鄙而治以八則。六命賜官。

王之卿六命封為子男。七命賜國。王之卿出封則加一命始為諸侯建國立君。八命作

牧。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九州牧。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秋官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

章。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畫之於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之於冕。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

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

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冕服五章。自宗彝以

下。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此皆用命數之半。

公以下五者之擯。皆用命數之半。

公門

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處。蓋應門也。曲禮云。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絺。不入公門。苞屨。扱。音祗。厭

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楬七箇。楬鼎鉉也。大楬長三尺。七箇其長二丈一尺。闈門容小荷三箇。小荷長二尺。三箇長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應門二轍三箇。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或狹於此。然其制或有同與。

中門闈

爾雅云。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闈。又名楸。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闈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闈西。棖東。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

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闈門左扉立於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鄉大夫皆入門右。曲禮去。大夫士曰。入君門。由闈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由闈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闈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闈東。況敢中門而立乎。朱子曰。棖。如今袞頭相似。闈。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闈之間。為君位。中門云者。門中有闈。兩旁有



棖中門。謂棖闌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玉藻所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饒雙峰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出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挨闌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爾雅云。秩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於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秩。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

位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屐。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屐。門屏之間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

也。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解見雍尚書大傳

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雉長三丈論衡云墨子稱

堯舜堂高三尺帝王世紀云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之玉或

曰諸侯之玉也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曲禮曰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迹也一云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

庭遠於萬里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

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執圭

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員下方禮記曰諸侯以圭為瑞諸侯受封天子授之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

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琢飾取其鎮安四方公執桓圭雙植曰桓取其強植

伯執信圭信音伸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伯執躬圭象人形而罄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

子執穀圭珠穀於壁取其能養人男執蒲圭珠蒲於壁取其能安人秋官大行人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長九寸繅藉九寸以織組而成藻

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

聘禮云使者載旃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

人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士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

人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士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

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授圭屈纁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為使或為上介不可知也。

平衡註

曲禮云。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承以二手仰手當心。提挈以一手屈臂當帶。執天子

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人則綬音安之。士則提之。

縮縮

禮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踵足後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聘禮云。賓賜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宐。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德性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合諸侯之好。

私覲

郊特牲云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緇緇

昂氏曰：緇，玄色。緇，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緇。考工記云：三入為纁，終也五入為緇，七入為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纁，今之紅也再染謂之纁，淺赤也三染謂之纁。凡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緇，未知何據。又云：

緇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緇為纁。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綠纁。註云：只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纁為飾，喪服也。又云：緇為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緇，帛深青揚赤色，是緇為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為袖領緣飾。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纁，再入曰纁，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緇，六入曰玄，玄即緇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緇緇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緇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為何用，而決非練飾之緣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為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涅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緇矣。若

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緌。所謂五入爲緌是也。紺緌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緌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卽紺似謬。

###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緌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

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助於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資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晉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羨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 絺綌

財貨源流云。絺綌皆葛爲之。精曰絺。粗曰綌。周禮地官掌葛。以

時欲締綌之財於山農。詩周南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締為綌服之無斃。邶鄘風君子偕老章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締締是繼祥也。註云蒙覆也。締締締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裳締綌而為之繼祥所以自歛飾也。夫展衣者裏衣也裏衣裳於締衣之上則締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締衣也。綌乃粗葛而締綌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締綌締綌在外也。詩蒙締締締綌在內也。說文云衿玄服也若以締綌染為玄服即當為表不宜別有裏衣以蒙之矣。

緇衣羔裘

舊註以羔裘為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

風云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祛。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卑則退而去朝服。惟着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為祭服矣。

素衣麤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麤裘。但

君之麤裘以麤為褻。臣則不敢純如君。用豕羊裘。其褻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褻。若聘。君臣同用麤裘。但主君用素衣為褻。使臣則用絞衣為褻。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褻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褻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麤色矣。孔子素以麤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麤作麤。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麤裘。按韻書麤與麤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

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民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褻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為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社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

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即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

狐貉

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詩義問曰。狐之類。貉猶狸也。貉子曰。貉。貉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貉。貉子似狸。埤雅云。狐性善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物。故狐貉之厚以居。

詩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鄭玄注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供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狸為公子裘。取貉自為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脫巾。有觴礪之屬也。蔡謨毛詩疑字議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禮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不言商者。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趨以采。齊。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趨之時。歌采齊之詩。行以肆夏。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周還中規。折還中以為節。行以肆夏。之詩。歌肆夏之詩。以為節。



矩進則揖之

進而前身畧俯如揖

退則揚之

退而後身微仰故揚

然後玉鏘鳴也故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

也

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君在不佩玉

世子在君所

在結佩

結蹙左佩之綬不使玉有聲示不敢表有如玉之德也

右設佩

鷩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

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此皆謂世子

齊則綉結佩

而爵鞞

綉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爵鞞爵色之韋為鞞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

有銜牙

前後觸璜而為聲者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銜牙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

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綬

公侯佩

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基組

綬

瑜美玉基雜文

士佩璫玟而緼組綬

璫玟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

象牙之環

五寸而綦組綬

內則云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

佩玦捍管造

音逝

大觶木燧

帷裳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幅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削猶殺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濶猶今之裙然裳積是今之衣褶以人身之腰為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裳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裳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饒雙峰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

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金仁氏曰。襪者禱也。積者疊也。要中有幅。多而濶。須禱疊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襪積也。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吉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食不厭精

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烝飯可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闕津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粢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祈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為鑿。鑿與粢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為粢。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粢異矣。

膾

禮少儀云。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聶之為言牒也。先葷菜之者再橫切也。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芥芥醬也。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漢陸績之母註

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為尹興椽。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覬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與等事。遂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死。

醬

說文云。醬。醢也。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齏。食

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齏。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

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齏。入珍謂入物。內則云。濡雞醢醬。實麥。濡魚

卵。醬。實麥。濡鱉醢。醬。實麥。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濡烹煮也。實麥者實麥於腹中也。卵

醬者魚子為醬也。

沽酒

沽酒。集註以沽為買。然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

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

或曰。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

是再宿之酒耳。

肺

說文云。肺。乾肉也。脩。肺也。搏。薄肺也。搏之屋上也。腕骨肺也。胸。肺脰

也。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肺。腊臠。臠之事。折而乾之曰肺去骨

者全而乾之曰腊帶骨者臠全體胖半體祭祀共豆。肺。薦肺臠。肺。內則云。牛脩。鹿肺。

田。豕肺。麋肺。麇肺。盧諶祭法云。春祠用肺。夏用鬮肺。儀禮曰。

鄉飲酒。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肺。使行出袒。釋韞祭肺。士冠。賓東面

薦肺。

薑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內則云。檉。藜。薑。桂。又

云。屑。在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

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

惟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

祭肉謂之胙。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

申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

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

曰。脔。熟曰燔。孟子曰。燔肉不至。謂熟肉也。

肺為氣主 註

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

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

蔬食

集韻云。蔬粗也。故朱子以蔬食為粗飯。孔安國云。蔬食菜食也。蔬古字通用。何孟春云。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爾。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蓋如此。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肉臠也。肉臠者即饀也。禮所謂臠也。廣雅云。羹謂之滫。說文曰。羹。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禮亦不主。章人祭祀共太羹。銅

羹。太羹。煮肉汁。太古不和。賓客亦如之。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

雞羹。折稌。稌。稻也。折。細也。折。稻米為飯也。大羹。兔羹。和糝不糝。凡羹。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則不

矣。又曰。士不貳羹。馘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繆襲祭

義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禮

記曰。太羹不和。劉楨毛詩義問曰。銅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

形象。可食。因以銅為名。史記曰。堯之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

羹。莊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曲禮

曰。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之有菜者。用枲。

其無菜者。不用枲。

瓜

會訂四書改 上論卷六 五十七

格物論曰。瓜蒞也。在地曰蒞。有數種皆蔓生。坤雅云。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玉藻云。瓜祭上環。謂橫切之。圓如

環也。

續漢書曰。織女星主瓜果。

爾雅云。權與父守瓜。

今瓜中黃甲小蟲好

食瓜葉故名守瓜。形類螢而小也。

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

者始食瓜也。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

歛藏之種也。

### 祭

路史云。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邊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

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也。豐筵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筍。莠竹也。玄紛純。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

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衽席衽篔席也又春官司几

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莞蒲之細者紛白綉也純綠也加

纁席畫純纁席削蒲莠為席畫以五采畫謂雲氣也加次席黼純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諸侯祭

祀席蒲筵纁純以蒲草為筵畫纁彩色以為純韓子曰夏禹為茵蔯席儀禮公食

大夫禮云司官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丈六尺日常半

常日孔穎達疏云席無異物為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為記識

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

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羣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

坐不中席又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

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

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

重其常禮則天子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

西向以南方為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

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鄉飲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

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入三揖而後至階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

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云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也。

### 杖者

禮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王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 儺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月令曰。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儺儺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儺天子諸侯得爲之。月令又云。仲春天子乃儺。以達秋氣。註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正疾疫。是也。此儺惟天子得爲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儺儺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禮緯



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瘡鬼。魃鬼。一居官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儼以索室而驅疫也。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百草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廐

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

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叢說曰。廐。養馬之閑也。凡收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阜。三阜為繫。六繫為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收馬之人。謂之圉。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為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圉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先飯

禮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飯

辨嘗羞示臣為君嘗食之禮飲而俟啜飲以俟君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而後

食飯飲而俟雖不嘗羞亦先飯飲利喉而俟君君命之羞羞近者於近處命之品

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未覆手不敢殮覆手者謂食畢

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復徹執飯與醬

乃出授從者周禮春官太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若賜之食而若客之則命之

祭二曰行祭容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日炮祭將食炮燔而先祭之也

四曰周祭殺之序編祭之也五日振祭六曰擣祭振擣本同但振者先擣後振擣者不振也將食

者既擣必擣乃祭也七日絕祭八曰繚祭絕繚亦同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未乃

絕以祭之絕祭者不循其本直絕以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藉夫授祭也

負版

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司會凡在書

契版圖者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或出或入皆編知之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

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異其男女各異其書歲登下其死生歲閱

其籍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較民數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

其數於王王拜受之重民數也登於天府藏於天府之官

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 抱朴子曰雷

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雷有洊雷。殷雷。奮雷。迅雷。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王亢論衡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為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合成圖云：軒轅星主雷雨之神。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

風

莊子曰：大鬼隱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號。黃帝風經曰：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

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北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東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東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南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西報土功。禮四方。秋分閭闔風至，西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北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云：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頽，暴風從上下也扶搖謂之焱，暴風從上下也風與火為庵，盛也焮焮熾，盛也迴風曰飄，旋風也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曠，祭風曰殫。

風俗通云。飛廉風伯也。箕星風師也。

綬

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綬。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註云。取貳綬者。貳副也。綬登車索。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綬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綬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綬。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者。謂為人僕。必授綬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綬升執轡。註云。散綬副綬也。然綬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綬謂大麾。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綬之。箋云。綬安也。所謂綬之。斯來。亦取

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綬。註云。未致爭而兩退曰綬。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綬是也。曲禮云。武車綬旌。註云。綬謂垂紵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綬之。註云。綬下也。此所謂綬。皆與升車之綬不同。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說文云。雷

始動雉鳴而雉其頸。

曲禮云。雉曰疏趾。

雉肥則兩足張開

爾雅云。青

質五彩者曰鷓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鷓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鳩雉。

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鷓雉。如雉而黑。

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鷓山雉。白雉曰翰雉。白鷓

曰鷓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

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

江淮而

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鷓。

即鷓雉

南方曰翟。東方曰鷓。北方曰鷓。西方曰鷓。

西方曰鷓。

埤雅云。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

后服三翟。雉死耿介。如壘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

以一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雉性不處下濕。故一名原禽。又

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

溺物也如此。

按雉野雞也。漢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

四書徵上論卷之六

終

四書辨上 論卷之六

為雁伊冷而南者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鸚鸚亦鸚屬言江淮而其形色尤鮮

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鸚即鸚南方曰翟東方曰鵠北方曰鵠

方曰鵠 一碑雅云其交有特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

衣服三翟進死次介如畫護翼者謂翟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

必一雄為長故有雌來就雄鳴雌惟性不處下濕故一名原禽又

鵠山也也 一碑雅理也 鸚曰司各 鸚入 鸚之 鸚 鸚

